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  
第二十二回 認祖孫玉圃聯宗 愛交遊雪齋留客

話說卜老爹睡在床上，親自看見地府勾牌，知道要去世了。即把兩個兒子、媳婦叫到跟前，都吩咐了幾句遺言；又把方纔看見勾批的話說了，道：「快替我穿了送老的衣服，我立刻就去了！」兩個兒子哭哭啼啼，忙取衣服來穿上。穿著衣服，他口裏自言自語道：「且喜我和我親家是一票！他是頭一個，我是末一個，他已是去得遠了，我要趕上他去。」說著，把身子一掙，一頭倒在枕頭上。兩個兒子都扯不住。忙看時，已沒了氣了。後事都是現成的。少不得修齋理七，報喪開吊，都是牛浦陪客。這牛浦也就有幾個念書的人和他相與，乘著人亂，也夾七夾八的來往。初時卜家也還覺得新色，後來見來的回數多了，一個生意人家，只見這些「之乎者也」的人來講狀話，覺得可厭，非止一日。

那日，牛浦走到庵裏，庵門鎖著，開了門，只見一張帖子掉在地下，上面許多字，是從門縫裏送進來的。拾起一看，上面寫道：

「小弟董瑛，在京師會試，于馮琢菴年兄處，得讀大作，渴欲一晤，以得識荆。奉訪尊駕不值，不勝悵悵！明早幸駕少留片刻，以便趨教。至禱！至禱！」

看畢，知道是訪那個牛布衣的。但見帖子上有「渴欲識荆」的話，是不曾會過，「何不就認作牛布衣和他相會？」又想到：「他說在京會試，定然是一位老爺，且叫他竟到卜家來會我，嚇他一嚇卜家弟兄兩個，有何不可？」主意已定，即在庵裏取紙筆寫了一個帖子，說道：

牛布衣近日館於舍親卜宅，尊客過問，可至浮橋南首大街卜家米店便是。

寫畢，帶了出來，鎖好了門，貼在門上。回家向卜誠、卜信說道：「明日有一位董老爺來拜。他就是要做官的人，我們不好輕慢。如今要借重大爺，明日早晨把客座裏收拾乾淨了；還要借重二爺，捧出兩杯茶來。這都是大家臉上有光輝的事，須幫襯一幫襯。」卜家弟兄兩個，聽見有官來拜，也覺得喜出望外，一齊應諾了。

第二日清早，卜誠起來，掃了客堂裏的地，把囤米的摺子搬在窗外廊檐下；取六張椅子，對面放著；叫渾家生起炭爐子，煨出一壺茶來；尋了一個捧盤、兩個茶杯、兩張茶匙，又剝了四個圓眼，一杯裏放兩個，伺候停當。直到早飯時候，一個青衣人，手持紅帖，一路問了來，道：「這裏可有一位牛相公？董老爺來拜。」卜誠道：「在這裏。」接了帖，飛跑進來說。牛浦迎了出去，見轎子已落在門首。董孝廉下轎進來，頭戴紗帽，身穿淺藍色緞圓領，腳下粉底皂靴，三絡鬚，白淨面皮，約有三十多歲光景。進來行了禮，分賓主坐下。董孝廉先開口道：「久仰大名，又讀佳作，想慕之極。只疑先生老師宿學，原來還這般青年，更加可敬。」牛浦道：「晚生山鄙之人，胡亂筆墨，蒙老先生同馮琢翁過獎，抑愧實多。」董孝廉道：「不敢。」卜信捧出兩杯茶，從上面走下來，送與董孝廉。董孝廉接了茶，牛浦也接了。卜信直挺挺站在堂屋中間。牛浦打了躬，向董孝廉道：「小价村野之人，不知禮體，老先生休要見笑。」董孝廉笑道：「先生世外高人，何必如此計論？」卜信聽見這話，頭脖子都飛紅了，接了茶盤，骨都著嘴進去。牛浦又問道：「老先生此番駕往何處？」董孝廉道：「弟已授職縣令，今發來應天候缺，行李尚在舟中。因渴欲一晤，故此兩次奉訪。今既已接教過，今晚即要開船赴蘇州去矣。」牛浦道：「晚生得蒙青目，一日地主之誼也不曾盡得，如何便要去？」董孝廉道：「先生，我們文章氣誼，何必拘這些俗情？弟此去若早得一地方，便可奉迎先生到署，早晚請教。」說罷，起身要去。牛浦攀留不住，說道：「晚生即刻就來船上奉送。」董孝廉道：「這倒也不敢勞了；只怕弟一出去，船就要開，不得奉候。」當下打躬作別，牛浦送到門外，上轎去了。

牛浦送了回來，卜信氣得臉通紅，迎著他一頓數說道：「牛姑爺，我至不濟，也是你的舅丈人，長親！你叫我捧茶去，這是沒奈何，也罷了。怎麼當著董老爺臊我！這是那裏來的話！」牛浦道：「但凡官府來拜，規矩是該換三遍茶。你只送了一遍，就不見了。我不說你也罷了，你還來問我這些話！這也可笑！」卜誠道：「姑爺，不是這樣說，雖則我家老二捧茶，不該從上頭往下走，你也不該就在董老爺眼前灑出來！不惹的董老爺笑！」牛浦道：「董老爺看見了你這兩個灰撲撲的人，也就夠笑的了！何必等你捧茶走錯了纔笑！」卜信道：「我們生意人家，也不要這老爺們來走動！沒有借了多光，反惹他笑了去！」牛浦道：「不是我說一個大膽的話，若不是我在你家，你家就一二百年也不得有個老爺走進這屋裏來！」卜誠道：「沒的扯淡！就算你相與老爺，你到底不是個老爺！」牛浦道：「憑你向那個說去！還是坐著同老爺打躬作揖的好，還是捧茶給老爺喫，走錯路，惹老爺笑的好？」卜信道：「不要惡心！我家也不希罕這樣老爺！」牛浦道：「不希罕麼？明日向董老爺說，拿帖子送到蕪湖縣，先打一頓板子！」兩個人一齊叫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外甥女婿要送舅丈人去打板子！是我家養活你這年把的不是了！就和他到縣裏去講講，看是打那個的板子！」牛浦道：「那個怕你！就和你去！」當下兩人把牛浦扯著，扯到縣門口，知縣纔發二梆，不曾坐堂。三人站在影壁前，恰好遇著郭鐵筆走來，問其所以。卜誠道：「郭先生，自古『一斗米養個恩人，一石米養個仇人』！這是我們養他的不是了！」郭鐵筆也著實說牛浦的不是，道：「尊卑長幼，自然之理。這話卻行不得！但至親間見官，也不雅相。」當下扯到茶館裏，叫牛浦斟了杯茶坐下。卜誠道：「牛姑爺，倒也不是這樣說！如今我家老爹去世，家裏人口多，我弟兄兩個，招攬不來。難得當著郭先生在在此，我們把這話說一說。外甥女少不是我們養著，牛姑爺也該自己做出一個主意來。只管不尷不尬住著，也不是事。」牛浦道：「你為這話麼？這話倒容易。我從今日就搬了行李出來，自己過日，不纏擾你們就是了。」當下喫完茶，勸開這一場鬧，三人又謝郭鐵筆。郭鐵筆別過去了。

卜誠、卜信回家。牛浦賭氣，來家拿了一床被，搬在庵裏來住；沒的喫用，把老和尚的鐺鉞叮嚀都當了。閒著無事，去望望郭鐵筆。鐵筆不在店裏，櫃上有人家寄的一部《新繡紳》賣。牛浦揭開一看，看見淮安府安東縣新補的知縣董瑛，字彥芳，浙江仁和人。說道：「是了！我們不尋他去？」忙走到庵裏，捲了被褥，又把和尚的一座香爐、一架磬，拿去當了二兩多銀子；也不到卜家告說，竟搭了江船。恰好遇順風，一日一夜就到了南京燕子磯。要搭揚州船，來到一個飯店裏，店主人說道：「今日頭船已經開了，沒有船，只好住一夜，明日午後上船。」牛浦放下行李，走出店門，見江沿上繫著一隻大船，問店主人道：「這隻船可開的？」店主人笑道：「這隻船你怎上的起？要等個大老官來包了纜走哩。」說罷，走了進來。走堂的拿了一雙筷子，兩個小菜碟，又是一碟臘豬頭肉，一碟子蘆蒿炒豆腐干，一碗湯，一大碗飯，一齊搬上來。牛浦問：「這菜和飯是怎算？」走堂的道：「飯是二釐一碗，葷菜一分，素的一半。」牛浦把這菜和飯都喫了，又走出店門，只見江沿上歇著一乘轎，三擔行李，四個長隨。那轎裏走出一個人來，頭戴方巾，身穿沉香色夾紵直裰，粉底皂靴，手拿白紙扇，花白鬚鬚，約有五十多歲光景，一雙刺蝟眼，兩個鵝骨腮。那人走出轎來，吩咐船家道：「我是要到揚州鹽院太老爺那裏去說話的。你們小心伺候，我到揚州，另外賞你。若有一些怠慢，就拿帖子送在江都縣重處！」船家唯唯連聲，搭扶手，請上了船。船家都幫著搬行李。

正搬得熱鬧，店主人向牛浦道：「你快些搭去！」牛浦攜著行李，走到船尾上，船家一把把他拉了上船，搖手叫他不要則聲，把他安在煙篷底下坐。牛浦見他們眾人把行李搬上了船，長隨在艙裏拿出「兩淮公務」的燈籠來掛在艙口；叫船家把爐鈔拿出來，在船頭上生起火來，煨了一壺茶，送進艙去。天色已黑，點起燈籠來。四個長隨都到後船來辦盤子，爐子上頓酒。料理停當，都捧到中艙裏，點起一隻紅蠟燭來。牛浦偷眼在板縫裏張那人時，對了蠟燭，桌上擺著四盤菜，左手拿著酒杯，右手按著一本書在那裏點頭細看。看了一回，拿進飯去喫了。少頃，吹燈睡了。牛浦也悄悄睡下。是夜東北風緊，三更時分，瀟瀟颯颯的下起細雨，那煙篷蘆蓆上，漏下水來。牛浦翻身打滾的睡不著。到五更天，只聽得艙裏叫道：「船家，為甚麼不開船？」船家道：「這大獸的頂頭風，前頭就是黃天蕩，昨晚一號幾十隻船都灣在這裏，那一個敢開？」

少停，天色大亮。船家燒起臉水，送進艙去，長隨們都到後艙來洗臉。候著他們洗完，也遞過一盆水與牛浦洗了。只見兩個長隨，打傘上岸去了；一個長隨，取了一隻金華火腿，在船邊上向著港裏洗。洗了一會，那兩個長隨買了一尾時魚，一隻燒鴨，一方肉，和些鮮筍、芹菜，一齊拿上船來。船家量米煮飯，幾個長隨過來收拾這幾樣肴饌。整治停當，裝做四大盤，又燙了一壺酒，捧進艙去與那人喫早飯。喫過，剩下的，四個長隨拿到船後板上，齊坐著喫了一會。喫畢，打抹船板乾淨，纔是船家在煙篷底下取出一碟蘿蔔干和一碗飯與牛浦喫。牛浦也喫了。

那兩雖略止了些，風卻不曾住。到晌午時分，那人把艙後開了一扇板，一眼看見牛浦，問道：「這是甚麼人？」船家陪著笑臉說道：「這是小的們帶的一分酒資。」那人道：「你這位少年何不進艙來坐坐？」牛浦得不得這一聲，連忙從後面鑽進艙來，便向那人作揖，下跪。那人舉手道：「船艙裏窄，不必行這個禮。你且坐下。」牛浦道：「不敢拜問老先生尊姓？」那人道：「我麼，姓牛，名瑤，草字叫做玉圃。我本是徽州人。你姓甚麼？」牛浦道：「晚生也姓牛，祖籍本來也是新安。」牛玉圃不等他說完，便接著道：「你既然姓牛，五百年前是一家，我和你祖孫相稱罷。我們徽州人稱叔祖是叔公，你從今只叫我做叔公罷了。」

牛浦聽了這話，也覺愕然；因見他如此體面，不敢違拗，因問道：「叔公此番到揚有甚麼公事？」牛玉圃道：「我不瞞你說，我八橋的官也不知相與過多少。那個不要我到他衙門裏去？我是懶出門。而今在這東家萬雪齋家。也不是甚麼要緊的人，他圖我相與的官府多，有些聲勢，每年請我在這裏，送我幾百兩銀，留我代筆。代筆也只是個名色。我也不奈煩住在他家那個俗地方。我自自在子午宮住。你如今既認了我，我自有的著你處。」當下向船家說：「把他的行李拿進艙來，船錢也在我這裏算。」船家道：「老爺又認著了一個本家，要多賞小的們幾個酒錢哩。」

這日晚飯就在艙裏陪著牛玉圃喫。到夜風住，天已晴了。五更鼓已到儀徵。進了黃泥灘，牛玉圃起來洗了臉，攜著牛浦上岸走走；走上岸，向牛浦道：「他們在船上收拾飯費事，這裏有個大觀樓。素菜甚好，我和你喫素飯罷。」回頭吩咐船上道：「你們自料理喫早飯，我們往大觀樓喫飯就來。不要人跟隨了。」說著，到了大觀樓，上得樓梯，只見樓上先坐著一個戴方巾的人。那人見牛玉圃，嚇了一跳，說道：「原來是老弟！」牛玉圃道：「原來是老哥！」兩個平磕了頭。那人問：「此位是誰？」牛玉圃道：「這是舍姪孫。」向牛浦道：「你快過來叩見。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老弟兄，常在大衙門裏共事的王義安老先生。快來叩見。」牛浦行過了禮，分賓主坐下，牛浦坐在橫頭。走堂的搬上飯來，一碗炒麵筋，一碗膾腐皮，三人喫著。牛玉圃道：「我和你還是那年在齊大老爺衙門裏相別，直到而今。」王義安道：「那個齊大老爺？」牛玉圃道：「便是做九門提督的了。」王義安道：「齊大老爺待我兩個人是沒的說的了！」正說得稠密，忽見樓梯上又走上兩個戴方巾的秀才來：前面一個穿一件繭紬直裰，胸前油了一塊；後面一個穿一件元色直裰，兩個袖子破的晃晃蕩蕩的，走了上來。兩個秀才一眼看見王義安，那穿繭紬的道：「這不是我們這裏豐家巷婁子家掌櫃的烏龜王義安！」那穿元色的道：「怎麼不是他？他怎麼敢戴了方巾在這裏胡鬧！」不由分說，走上去，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，劈臉就是一口大嘴巴，打的烏龜跪在地下磕頭如搗蒜，兩個秀才越發威風。牛玉圃走上去扯勸，被兩個秀才啐了一口，說道：「你一個衣冠中人，同這烏龜坐著一桌子喫飯！你不知道罷了；既知道，還要來替他勸鬧，連你也該死了！還不快走，在這裏討沒臉！」牛玉圃見這事不好，悄悄拉了牛浦，走下樓來，會了帳，急急走回去了。

這裏兩個秀才把烏龜打了個臭死。店裏人做好做歹，叫他認不是。兩個秀才總不肯住，要送他到官。落後打的烏龜急了，在腰間摸出三兩七錢碎銀子來，送與兩位相公做好看錢，纔罷了，放他下去。

牛玉圃同牛浦上了船，開到揚州，一直攏了子午宮下處，道士出來接著，安行李，當晚睡下。次日早晨，拿出一頂舊方巾和一件藍紬直裰來，遞與牛浦，道：「今日要同往東家萬雪齋先生家，你穿了這個衣帽去。」當下叫了兩乘轎子，兩人坐了，兩個長隨跟著，一個抱著氈包。一直來到河下，見一個大高門樓，有七八個朝奉坐在板凳上，中間夾著一個奶媽，坐著說閒話。轎子到了門首，兩人下轎，走了進去。那朝奉都是認得的，說道：「牛老爺回來了？請在書房坐。」

當下走進了一個虎座的門樓，過了磨磚的天井，到了廳上。舉頭一看，中間懸著一個大匾，金字是「慎思堂」三字；傍邊一行：「兩淮鹽運使司鹽運使荀玫書」。兩邊金箋對聯，寫：「讀書好，耕田好，學好便好；創業難，守成難，知難不難」。中間掛著一軸倪雲林的畫，書案上擺著一大塊不曾琢過的璞，十二張花梨椅子，左邊放著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鏡。從鏡子後邊走進去，兩扇門開了，鵝卵石砌成的地。循著塘沿走，一路的朱紅欄杆。走了進去，三間花廳。隔子中間，懸著斑竹簾。有兩個小兒在那裏伺候，見兩個走來，揭開簾子，讓了進去。舉眼一看，裏面擺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，中間懸著一個白紙墨字小匾，是「課花摘句」四個字。兩人坐下喫了茶，那主人萬雪齋方從裏面走了出來，頭戴方巾，手搖金扇，身穿澄鄉繭紬直裰，腳下朱履，出來同牛玉圃作揖。牛玉圃叫過牛浦來見，說道：「這是舍姪孫。見過了老先生！」三人分賓主坐下，牛浦坐在下面。又捧出一道茶來喫了。萬雪齋道：「玉翁為甚麼在京耽擱這許多時？」牛玉圃道：「只為我的名聲太大了，一到京，住在承恩寺，就有許多人來求。也有送斗方來的，也有送扇子來的，也有送冊頁來的，都要我寫字、做詩。還有那分了題，限了韻來要求教的。晝日晝夜，打發不清。纔打發清了，國公府裏徐二公子，不知怎樣就知道小弟到了，一回兩回打發管家來請。他那管家都是錦衣衛指揮五品的前程，到我下處來了幾次，我只得到他家盤桓了幾天。臨行再三不肯放，我說是雪翁有要緊事等著，纔勉強辭了來。二公子也仰慕雪翁，尊作詩稿是他親筆看的。」因在袖口裏拿出兩本詩來遞與萬雪齋。萬雪齋接詩在手，便問：「這一位令姪孫一向不曾會過。多少尊庚了？大號是甚麼？」牛浦答應不出來。牛玉圃道：「他今年纔二十歲，年幼還不曾有號。」萬雪齋正要揭開詩本來看，只見一個小廝飛跑進來稟道：「宋爺請到了。」萬雪齋起身道：「玉翁，本該奉陪，因第七個小妾有病，請醫家宋仁老來看，弟要去同他斟酌，暫且告過。你竟請在我這裏寬坐，用了飯，坐到晚去。」說罷，去了。

管家捧出四個小菜碟，兩雙碗筷來，抬桌子，擺飯。牛玉圃向牛浦道：「他們擺飯還有一會功夫，我和你且在那邊走走。那邊還有許多齊整房子好看。」當下領著牛浦走過了一個小橋，循著塘沿走，望見那邊高高低低許多樓閣。那塘沿略窄，一路栽著十幾顆柳樹。牛玉圃走著，回頭過來向他說道：「方纔主人問著你話，你怎麼不答應？」牛浦眼瞪瞪的望著牛玉圃的臉說，不覺一腳蹉了個空，半截身子掉下塘去。牛玉圃慌忙來扶，虧有柳樹攔著，拉了起來，鞋襪都濕透了，衣服上淋淋漓漓的半截水。牛玉圃惱了，沉著臉道：「你原來是上不的臺盤的人！」忙叫小廝氈包裏拿出一件衣裳來與他換了，先送他回下處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旁人閒話，說破財主行蹤；小子無良，弄得老生掃興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